

蒙学四书讲义

一
函
四
册

蒙學四書

講義

光緒二十七年上海圖
書集成印書局印

四書講義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開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遺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爲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卽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墮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素數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尙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中坊之鎮菴

四書講義目錄

當湖陸臨其稼書氏著

卷一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明德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千里章

聽訟吾猶人也章

所謂誠其意者章

所謂修身章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二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矣乎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回之爲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強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道不遠人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爲德章

卷三

中庸

舜其大孝也與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也章

故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之道章

仲尼祖述堯舜章

惟天下至聖章

惟天下至誠章

詩曰衣錦尙絢章

卷四

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

其爲人也孝弟章

吾日三省吾身章

道千乘之國章

弟子入則孝章

賢賢易色章

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禮之用章

信近於義章

君子食無求飽章

貧而無諂章

卷五

論語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章

吾與回言終日章

視其所以章

學而不思則罔章

由誨女知之乎章

子張學干祿章

何爲則民服章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君子無所爭章

里仁爲美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吾未見好仁者章

人之過也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懷德章

卷六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女與回也孰愈章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夫子之文章章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顏淵季路侍章

已矣乎章

雍也可使南面章

子華使於齊章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子游爲武城宰章

卷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知者樂水章

如有博施於民章

默而識之章

德之不修章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以能問於不能章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禹吾無閒然矣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

後生可畏章

卷八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君子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卷九

論語

子適衛章

鄉人皆好之章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人章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道者三章

莫我知也夫章

子路問君子章

女以予爲多學章

卷十

論語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吾之於人也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及章

子張問仁章

子欲無言章

卷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卷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述章

君子之澤章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孔子登東山章

仁也者人也章

大學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都在其中了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掃去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以明明補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汨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掃應對何等正大所以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明季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誤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卽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卽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一說

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愚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愚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專主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章句解至善以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

已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旨不是以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看作中庸不顯篇蒸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註乖違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指心爲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以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所以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如蒙引前說則將有爲拙工改廢繩墨之弊

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

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備在知邊耳吳氏季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能慮最難事有粹至有雜投有闕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

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亦以爲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徧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離者亦得託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作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誤矣

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王溪廬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大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

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恪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後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或疑在字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駭彼也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近理知烏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朱所謂知陽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吳因之嘗言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爲知執光爲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正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爲飽其飽者病也

格物致知是繼離小學第一工夫應承小學說來蓋小學之後聰明漸啟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有以範圍其智識

物格節

物格節是鞭緊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峯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雙峯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自天子節

修身二字只作自明其明德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末節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卽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康誥曰克明德章

這一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卽是經文上一箇明字